责编：曹晖
（0451-84691037）
执编 / 版式：杨铭
（0451-84655106）
美编：于海军

投稿邮箱：
a84655106@163.com

文学会客厅

关注生命共享的自然与荒野

□杨宁舒

作为自然文学作家，黑鹤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草原上度过的，他在呼伦贝尔建立了写作营，营地里有近四十头猛犬、几只猫和一群马，还有骆驼、牛、羊……在北方的森林里，他还养了一只跟他同名的驯鹿。

黑鹤说：“我一直跟动物生活在一起，所以会比较了解我创作的这些动物。有些东西是心灵相通的，远远的，我只是听到我的狗的叫声，就可以知道它们的喜怒哀乐。”

在中国，黑鹤的作品被归类为儿童文学，所以他的读者大多数是孩子。每每与孩子们直播互动，总少不了他的两个“直播助手”，名为芬里尔和奇娅的捷克狼犬。他说，孩子们喜欢这些狗，这也是我直播的特色吧。我是人类的普通一员，因为有了我的狗，我才与众不同……

与黑鹤对话，其实希望通过阅读他和他的作品，重新认识生命，认识自然，认识自己。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蒙古族，自然文学作家、儿童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委会委员，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大庆油田作协名誉主席。

出版有《黑焰》《鬼狗》《驯鹿之国》《黑狗哈拉诺亥》《狼谷的孩子》《叼狼》《蒙古牧羊犬——王者的血脉》等作品八十余部。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榕树下诗歌奖、《人民文学》年度作家奖、茅盾文学新人奖、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比安基国际自然文学奖小说大奖等多种奖项，有多部作品被翻译成十余种语种译介到国外，拥有涵盖儿童和成年人的广泛读者群。

现居呼伦贝尔，拥有自己的马群，在草原营地中饲养大型猛犬，致力于蒙古牧羊犬的优化繁育，将幼犬无偿赠送草原牧民。

童年，有我永远的家园

笔者：作为自然文学作家，你是怎样在大自然中汲取灵感、丰富创作的？据说这一切与你的童年有关。

黑鹤：里尔克曾经说过，诗人真正的祖国是童年。童年我有四年的时间在草原上度过，四岁到八岁。因为幼年体弱多病，我被母亲送到草原上的外祖母家，她相信草原上的空气和饮食可以让我强壮起来。

我想那是作为一个人类在成长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段时间，我甚至认为，人完全可以在六岁之前建立自己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事实上，我现在所有的对待世界的方式都是在那个时期学习到的。

我八岁回到城里上学，那时经常想将自己在草原上经历的一切讲给身边的同学听——我在草原上养过两头像白色狮子一样漂亮的牧羊犬，它们能够把狼咬死叼回来；我在草原上曾经救助饲养过小狼、小鹿、小野兔、受伤的天鹅和大雁……但是我的同学们没有经历过那样的生活，他们不相信，认为我是骗子。

我根本无法说服他们，有一段时间都有些自闭了，就在这个时候，我发现写作文是一种很好的宣泄的途径。就这样开始走上写作的道路吧，把童年的故事写下来，让更多的孩子知道。

而现在，我知道，自己的写作，其实有些时候也是在记录一些正在消逝的东西，是背影，秋天如海洋一样的牧草再也没有了。

一切都存在于那些遥远的瞬间，那时，草原上丰茂的牧草浩瀚无边，可以没过我的头顶，我骑着自己的小马驰过草原，伸开的双手能够触摸草尖，黄昏我的外祖母必须站在高处喊我回家吃饭，因为她看不见牧草中的我。那是最后的海洋。

笔者：作为一个自然文学作家，又是一位儿童文学作家，你怎样处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

黑鹤：在中国，我的作品自动被归入儿童文学，其实我的作品翻译到国外，会被列入一个文学类型“自然文学”，也就是成年人和孩子都是可以看的，目前中国文学类型没有划分得这么详细。

我喜欢做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因为目前在中国我发现成年人读书的已经太少了，我没有能力改变成年人，所以我想让更多的孩子阅读我的作品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中国。

我是识犬者

笔者：你的小说大多以动物为主角，他们是否有生活原型？你自己养许多动物吗？你与动物如何相处、交流？

黑鹤：目前所有宣传我的图片中，几乎都是我与我的狗一起出现在画面之中。童年里四年的草原生活，那种略显粗砺的生活，让我一生受益匪浅。

在草原上我曾经拥有的那两头乳白色的蒙古牧羊犬，它们母子两代陪我度过那段日子，也因为它们的陪伴，让我已经渐远的童年记忆愈显温暖，也更富于追缅的色彩。作为高大凶猛、能够驱赶并且杀死狼的猛犬，它们不牧羊，而我，就是它们的羊。

两头狗，一头叫查干，蒙古语意为白色，另一头叫阿尔斯楞，蒙古语意为狮子。我离开草原时未能带走我的牧羊犬，即使现在很多年过去了，一年中我还能梦到它们一两次。在火车站，它们一次次地努力想要跳上火车，但是车窗没有打开，它们一次次地滑落。在梦里，我还能真切地听到它们的爪子抓搔火车车皮的声音。后来，我得到消息，它们每天走很远，去车站等待我，它们相信我从那里离开，也一定会从那里回来。但它们最终未能等到我，郁郁而终。

笔者：你的作品中，一定有许多它们的影子吧？让它们永远活在你创造的文学世界里。

黑鹤：多年以后，我创作了《鬼狗》，就是为了纪念它们，我童年在草原上的牧羊犬。我写了很多小说《黑焰》《鬼狗》《黑狗哈拉诺亥》《叼狼》，都是与狗有关的。

当我成年后，我重回那片草原，有年老的人认出了我。

“噢，诺亥沁，我还记得你小时候的样子。那时候，你骑一匹豹子花色的小马，从草原上跑过，马后跟着两头像白色的狮子一样的大狗。”在蒙古语中，诺亥是犬的意思，沁是指在某个领域比较专业的人。比如人们形容驯马人，会说乌牙沁。诺亥沁这个词在蒙古语里是没有的，草原上的人们就这样造出了这个词，给了我。我是识犬者，懂狗的人。

我想，我的童年时代就是在那个时候结束的——得知我的牧羊犬死去消息的那一刻，我知道生命中有些东西永远地消失了。我失去了童年的草原，我的短暂的游牧生活。

查干、阿尔斯楞，白色的狮子，它们从此只属于逝去的时光，或是永远无法企及的未来。后来，我不断地进入草原寻找那个品种的牧羊犬，但我再也没有见过那种毛色如同新鲜牛奶置放一夜后，上面浮出乳脂般洁白的乳白色牧羊犬。它们像我曾经闪亮的童年生活，永远地消失了。

懂得尊重生命尊重自然

笔者：在你的文学创作中，哪些作家及作品给你带来深刻的影响？

黑鹤：如果仅仅谈动物小说和自然文学的影响，我想我最初的自然文学观应该还是受俄罗斯作家的影响，比扬基的作品《森林报》《阿尔沙克的秘密》，艾特玛托夫的作品《白轮船》《死刑台》……

有一位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乌热尔图先生，他的三篇作品也让我对中国北方的荒野产生了兴趣——《琥珀色的篝火》《一个猎人的恳求》《七岔犄角的公鹿》。

我想我真正的文学启蒙应该是卡彭铁尔的《人间王国》，我第一次意识到，小说还可以这样写，文学还可以这样。

笔者：你目前正在创作什么作品，最新出版有哪些作品？在写作中，你最希望带给孩子的是什么？

黑鹤：今年上半年出版了长篇小说《我和小狼芬里尔》，下半年出版了影像故事书《我和小狼》。影像故事书应该算是对小说的一个更直观的视觉注释吧。

动物小说是文学作品，更注重故事情节的构筑，故事的展开、丰富的情节能够打动读者，激起读者的阅读兴趣，这是动物小说所追求的，而相关知识也是我想通过作品传达给孩子的，让孩子可以通过阅读获得更多的知识。

小时候，我除了养小马、小羊、小骆驼、小狗，还养过小狼、小狐、小鹿、狍子、野兔、受伤的天鹅和大雁、雕、游隼，就连受伤的小麻雀，人们拾回来也都给我，养好以后再放走。

我想，当读者开始关注动物，其实也就在关注除了人类之外其他的生命，而关注这些生命，也就随之会关注它们的生存环境，也正是我们人类与之一起共享的自然与荒野。希望孩子们通过我的作品，获得一种最基本的自然观吧，知晓这个世界除了人类，还有别的生命，懂得尊重自然，珍惜水……

扫码关注《天鹅》
共享文字之美

时光登记簿

夹树街上的树影

□杨鑫然

我认识他的时候就好奇他为什么要把头发剃光。有一天他猛然说他在铁路医院认识冬妮娅的时候还是一头浓密的大波浪，说话的时候他微微扬起下巴，右手在光头上由前至后来回捋了几下，好像那缕卷发还在。夹树街上的一抹夕阳把老于的黑框眼镜和他身后的留声机扩音喇叭照得直反光，窗外鸟鸣蝉鸣。老于回头看了一眼留声机，眼神中含着春风，藏着秋雨。仿佛圣桑的《天鹅》袅袅奏响，丝丝入耳是情，丽影绰约是景。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常去夹树街那幢老旧的灰色楼房。老于住在三楼长条走廊最里面的那间屋子。十米见方，脱漆的地板磨得锃亮，我喜欢踩木块连接处的那几个凸出的木节子，总是用鞋尖在上面来回摩挲。老于说冬妮娅也喜欢踩那几个木节子，每次在她和着音乐时他都能真切感受到冬妮娅的脚趾在鞋面里的起伏，似涟漪微漾，如雪落翩翩，无声胜有声。老于还说他第一次和冬妮娅听大提琴的声音给他吓了一跳，以为是空谷中发出寺宇的钟鸣：我听不懂，可是我心很颤，身子也颤。

上世纪20年代初期老于从河北乐亭来到哈尔滨。起初的时候他在埠头区各大商场画广告画，后来去了犹太人在九道街开的美国电影院。电影院当时号称国内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不过外简内奢倒是有目共睹的。我在老于家看过挂在墙上的一幅电影小海报，他说画那张画的时候，他正迷画上那部电影的女主角黎灼灼。老于说话时在抽屉里拿出一张黎灼灼的大头像，他说阮玲玉太媚了，黎灼灼有拿着书从月亮门出来时的那种矜贵和喜气。老于笑了，笑得像花猫吃食那样无忌，身不上蹿，心却下跳。

是一个初冬的早上，我陪老于闲逛。从夹树街出来经北秀宾馆至铁路局招待所，站在西侧窗檐下老于指着建筑立面上的雄鹰浮雕仿佛看见雄鹰展翅一样眯起了双眼，翕动的双唇欲言又止。回来的路上，老于给我讲起了冬妮娅：老于在画电影海报的时候喜欢看雪莱和莎士比亚的诗，那期间他接触过左翼文学青年和一些进步人士。日据时代的一天傍晚，热血澎湃的老于随同哈尔滨的一些官员及警察去了赛马场，他们摘下日本国旗插上了中国国旗。在与日本兵发生冲突的时候，老于左臂挂了一点彩。当晚在铁路医院包扎伤口的时候，正巧是铁路局太阳岛疗养院刚刚调来的一个护士当班。老于说护士的浓眉如果摘成柳眉和黎灼灼简直如出一辙。护士给老于包扎的时候不小心把药水滴在了老于随身带着的契诃夫《樱桃园》书皮上，而老于高高端起的左臂也不经意地流下了两滴血珠，血珠没落在地下，滴在了护士白白的袖口上。那天起，老于和这个叫冬妮娅的护士一切都重新开始了。

老于很快就爱上了冬妮娅。他说冬妮娅第一次来他家他就把黎灼灼的照片拿给她看，他俩都笑了。冬妮娅说老于的眼睛像鹰眼，一如浮在建筑上的雄鹰。老于个子不高，比冬妮娅矮一些。他最开心的是领着冬妮娅在日落时分一高一矮一前一后地去看夕阳，夕阳下的两个光影像远处的江帆，清幽，飘渺。坐在江边的老于一会儿李白一会儿雪莱，没过几天雪真的来了，不过人也来了。立冬刚过老于的老婆素珍从老家来看他，素珍知道老于和冬妮娅的事后不几日就投江自尽了，冬妮娅没过多久也嫁人去澳洲了。人生如梦，梦里苍幻。老于带着亏欠，带着遥想，独自在夹树街经寒暑历风霜。浮出的是两汪望眼欲穿的秋眼，深陷的是忘言的月色和半帘幽梦。那时的夹树街俄语叫林荫道，两侧绿柳成荫，蘑菇状的柳树和丁香种得满街都是。老于说他自剪去大波浪的那天晚上就再也没有闻到过月满时的花香。20世纪50年代初期，哈尔滨几家旧百货店公私合营。老于在尚志大街的大白楼干了十几年后就回家了。他说教几个学生画画，自己在家读读旧体诗挺好。其实，老于的日子整条街都知道。老于家里的那架留声机是美国电影院老板离开哈尔滨的时候送给老于的，附带唱片两张：圣桑《天鹅》，肖邦《夜曲》。就是这两张唱片和老于那几句不离口的“三生烟火换你一世迷离”的古诗，不知倾倒了多少妙龄，晕倒了多少徐娘，也消受了多少个良宵。老于是人来疯，人越多古诗越见格律。上世纪80年代黑大的冰帆诗社请过几次老于，老于的第一课讲花开花落。他说花开满枝人未还，他说花间弹局一枰香，他说花甲荐更新岁月，就连豆花村他也要豆花村里雨如烟，花开犹是十年前。那天来听课的有十七个同学，整场默然。十一个男同学眼发直，六个女同学嘴微张。

我最后一次“见到”老于是一个下午。我轻轻敲了两下门。那扇板条钉在油毡纸上的木门外面挂着奶站送来的鲜奶。我侧耳倾听，微微传来唱针划到底的丝丝拉拉的声音，继而断续着一句听不懂的南方口音：“侬老好额。”声音细弱，短促。“啃”，“啃啃”，这是老于不多见的单音节发声，常态下都不舍得用。老人多以活得清淡为贵，他这样短叹也是寿征。

就是那年的秋天，89岁的老于在睡梦中无疾而终。我再次路过夹树街的时候，总会不经意地抬眼向老于的窗口望去，我仿佛看见他正站在阳台拿着折扇向下看着路两侧的柳树。老于的一生就像夹树街上的树影，飘飘浮浮，婆婆娑娑。佻巧的树影也如午后的暖阳照应着他的荒园。后来我听河北来料理老于后事的他侄儿说，在老于装满画片的抽屉里看到一张字条，叮嘱亲友他死后把骨灰撒到江里，说他要去找素珍。

隔花人远天涯近，一生怀抱向谁开。老于临死前念着素珍，这回他俩团圆了。我想起老于坐在阳台说过的一句话：素珍不认得字，我真怕她走丢了。

连载11

而今迈步从头越

□宋成君 江仲

中国一重深化改革创新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纪实

张红光书记如今还“代理”着重装厂的厂长，做事雷厉风行。听说我想采访几位基层骨干，马上打电话安排。

坐我对面的隋毅是装配班班长，我说隋毅这个名字起得挺好，但怎么看你也不像个“随意”的人啊？张书记笑着接话说，他可不是“随意”的人，是我们公司级大工匠，首席技能大师，想当年干15000吨水压机，他是主装配。

隋毅憨厚地笑了笑说，今年我们的任务量超过往年，整机产品出厂压力大，从4月份开始我们就没有休息过，而且关键产品多数在后半夜装配，基本上是白天黑夜大满贯。今年的出口产品也多，比往年要翻倍。现在出国安装调试机床的频次明显比过去增多了。我们现在有个出口代表性项目在乌克兰，这也是为打开欧洲市场做准备。弟兄们在那边从7月份得干到11月份，相当辛苦。在异国他乡思念祖国，拍的视频和照片都挺感动人的，看完后我都掉泪了。

在讲述过程中，我发现隋毅的双手总在互相揉搓，双肩也不时跟着抖动。张红光书记解释说，隋毅有很重的颈椎病，压迫神经手发麻。现在也真是没办法，重机装配这一块只能他们自己干，没人能替他承担。而且今年的任务量又大，想做手术也不敢，只能抽时间用针灸办法来缓解。

车间主管技术的项目经理叫王楼，首席技术专家。他说现在项目组四五个人扛着过去十五六个人的任务。原来的工段，有调度和统计什么的七八个人，现在就一个，人少，干得多，原来严重的大锅饭感觉现在一点儿都没了。要说改革前后变化，我再讲个事，前几年我工资低，媳妇怀孕营养跟不上，弄得吃饭都成问题。张书记接过话头儿对我说，你问问他现在挣多少？王楼嘿嘿一笑说：1万出头，1万出头哈。

机加一班班长万玉柱，1997年进厂，赶上企业“200公司”低谷时期，一直到28岁，才找了个在医院工作的对象。万玉柱带领的机加一班，干的都是大件、超大件，一重较大型的冷加工设备基本都在他这里。因为工作忙，平时和女儿交流少，抽冷子训两句，女儿就不愿意，逆反，说初二以前你都没管过我，现在你凭啥管我！看女儿和当妈的唠长唠短而自己却被晾在一边，万玉柱心里很不是滋味。

王明辉是机加二班班长，主管着重装厂高精尖的中小型设备，为大件干配套，日常生产加工量大，难度也高。王明辉工作特别优秀，三班都是党员机床，先锋模范作用起得好，各种荣誉也获得特别多。似乎受到万玉柱的影响，王明辉也唠起了孩子的话题，说现在条件好了，夫妻两人商量着要了二胎，大的上初中，小的才几个月。事是好事，可他大小都顾不上，全都落到媳妇一个人身上了，这让他对家庭很有愧疚感。有一天下班回家吃饭，媳妇一看“机会”来了，赶紧让他看会儿孩子，自己出去办点事。结果媳妇刚出去车间就来电话，王明辉急得不行，一个电话又把媳妇从半道给叫了回来。王明辉说着捅了捅隋毅，说我这都是向隋哥学习学的——原来隋毅也要了二胎。问他什么感觉，隋毅苦笑着说，根本没时间管，都交给父母，结果父母累得吃不消，四处求人，21个月就送幼儿园了。

这几位都是生产骨干，又正值壮年，上有老下有小，这种情况在全厂都有普遍性。

刘桐柱是重装厂总工艺师，事业部级大国英才。他前段时间出差去了趟德国某企业，本想到生产现场看看却未能如愿。他说，原来是人家拿到活儿，我们吃配套，说白了是给人家打工的。那时候进他们企业可以随便看，无所谓，知道你看也看不懂。现在不行了，是竞争对手关系了，不让看。

刘桐柱说，我们这些在生产车间搞技术的，是这次改革实实在在的受益者，收入、地位双提高。这点对年轻人特别有引领作用，让他们有盼头，有方向。比如张亮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待续）

新诗在线

目标

□布日古德

祖国的天下
每一条江河都向东流着
宁可九曲回肠也要爬出千山万壑
大海是唯一能抱住孩子的地方
母亲的胸怀也曾经流过咸涩的泪
海纳百川，天下的母亲都在
一个月亮上。仰望着非常像
昨天、前天、后天播下的麦田
麦苗青青的，一垄深一垄浅

我骑着一匹马
沿着额尔古纳河、黑龙江
溯源而上。前面有多大的雪
背后是暖的，总有我的好梦

回过头来，再回过头来
前面有东海、黄海、南海
海终是我命中注定的地方